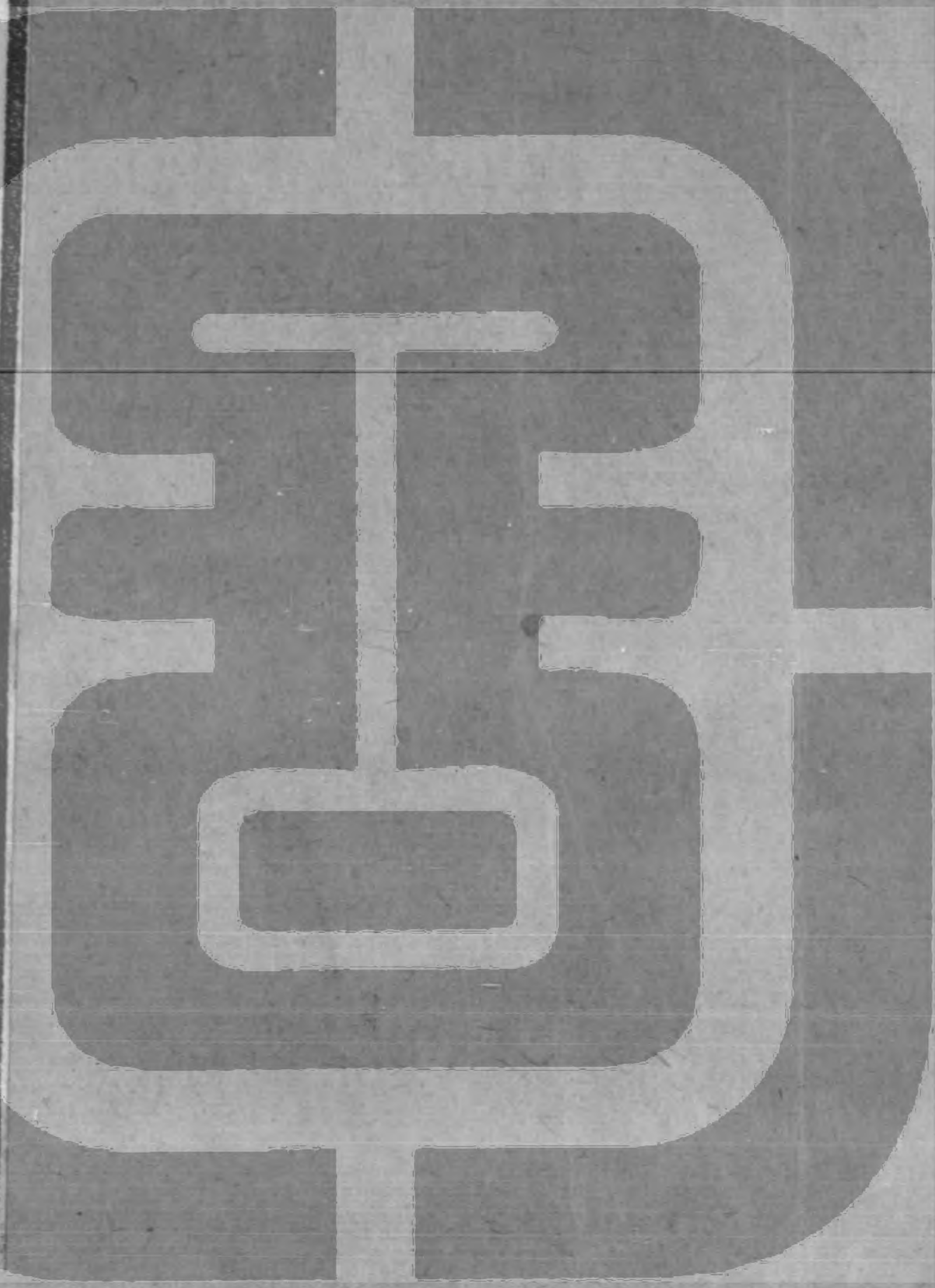


元文類

卷二十八

之三十



元文類卷第二十八

記

續著記

劉因

著之在續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續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



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

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園三而掛扐過揲之偶約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四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

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物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陰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巽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

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失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

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二靜與變皆老陰爲多
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
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
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
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
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
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入六畫則
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
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
六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

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
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
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
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
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
而上自紓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
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
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勤極而右之一二
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
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

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

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書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旣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

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
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
之陰而策之三十二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
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
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
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
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
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
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
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

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
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
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
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
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
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
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櫝著而記
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

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父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鄉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脩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興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

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論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

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
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
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
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
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
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
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
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
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
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

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
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
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
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
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
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
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
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
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
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
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
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
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
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
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
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
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
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
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

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
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
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旣以寧失於有
所不爲戒在于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
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
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
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
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
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
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

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
丙子八月既望容 劉因記

鶴菴

劉因

或贖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
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
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
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
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
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
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

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
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
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
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
自况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為也然則名
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
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與喻以示戒是
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
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
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

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
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
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
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
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
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劉因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
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
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

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
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
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
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
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
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
聖人固不能恣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
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
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
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

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鬻鬻如擣杵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

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沐梁廟學記

姚燾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

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於以脩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哉固已矣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

衛馮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跡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

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
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
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
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梅始盡夫師弟
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
曰儒者滑稽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
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
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
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

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乎尚儉墨子欲貴
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
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
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
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
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
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
人之道斯政經生傳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
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
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

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
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
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
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
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
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
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
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
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

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
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
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
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
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
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
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
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
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
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

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
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
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歲鯉於庭其失至
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
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
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
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
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
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
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
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
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
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
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
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
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
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

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
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
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
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
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
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士楹亦廢宮屋也其
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揚中書忠肅公來董括
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
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
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卒壁淪汴注之擬魯

類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拄自
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
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
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
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
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
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
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
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
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
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
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
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
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
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
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
曰金聲玉振之閣後廷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

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
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
臭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
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
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
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
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
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
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侶之故曰王屋
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

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于

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諸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脩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力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

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
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
泗之言者也禮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
顛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
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禮四之一戶
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禮民沐士之化
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
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
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
之思則君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

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予仁求記所由興作
於翰林學士朝誥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姚燧大
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
楚粹堂

千九所聽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
之長無解城邑者其有純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
遣伴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爲律以行
此近代之故事也松列勗寔君長千夫洛陽鳴臯
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

不然於其私居

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寔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
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
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無以居史儲書有
庫閱射有其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
乎此者必有所戒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
居敬亭曰觀德錄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
乃滿子堅爲先末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
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
有精神鬼鬼在其上而立其僞者何哉錄夫平居

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
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
雖曰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
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
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乃應事接物無有外
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
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
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
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久或涉仞而不見丘山此
無他用不用之分也雄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乎

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
亂而仁元元逮功威后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
將宿兵日益耗亡賣渠殺考之子制外閭焉無賴
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
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
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脩之於俎豆
之中雖有頑鷙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
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
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
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附弛張之度矢

有揖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鈞楹相左之章揖有
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
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翹有舉偃等有竒鈞而侯有
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日燕饗有獻酬酢旅之
節奠解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
志勉力之士能無衰隋以有終否者或取耻一庭
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
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
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
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推持太平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
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
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
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
是時無有裂幅負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
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
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
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

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
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

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
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反
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
而身不及兄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
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藩藩嘗使
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
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軀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
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莫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

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 皇上
踐作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夔和雍熙者十有
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
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
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于不可
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
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祐於死
及薨有今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
湖廣李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夢又詔中子杠
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

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
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
專晝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
揚侈蟬冕報 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
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
以格其精神鳧鳧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
始吾爲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
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
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壽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

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
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
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
不豐過中恢乎有空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
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
西北南三陸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饗者所
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貨乃

今取公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
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
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
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
規園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
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
陵廟池籩田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
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
梁之竒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
乎軒戶之外而卧對之凡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

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
摧雨剥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之迹可尋於
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奮以興之以是知無因於
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
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
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
雨剥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阨然之迹者曰嘻斯何
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
是之乂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盍
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

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羲殺身成仁之名
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
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
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
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
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
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位者吾不知孰爲道義
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
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

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是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雋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竒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

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喪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請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

日姚燧記

元文類卷第二十一
記
疑道山房記
吳澂

元文類卷第二十一

記

疑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
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
築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疑
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
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
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意寧
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失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

疑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雖然俟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

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畜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

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
知之間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間
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
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
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
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
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疑之也
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
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槎槎亭記

元明善

漢人張君錫氏作槎槎之亭志恠者云海與天河
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微而慕之故以名亭昔
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
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剡中息
於水腹奪晶于覆初漸于罅或再月不得抵所止
舟師候祥盲風炎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
敗森無底矣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
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休于見猶
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
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泉乎環燕千里無湖江

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
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
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
功亟訖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
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
爭立將解剥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
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
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為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
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平實大舟運大水其
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浪器當有敞十二萬年之後

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
無也無又何待於槎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
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
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
曠矣其情盍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
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
載道為之攝時為之颿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
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渢
渢乎泱泱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與
作必書然合禮一書書皆賤也南門蓋魯君之臯
門也新作者改舊初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
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
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
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
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
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
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敏蔚爲饒郡郡城遠亢爽
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

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爲耻屋焉則鼓魚於
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
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
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
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
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
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
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
寫之材或子錢來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
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

奐丹艷欵若天 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
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
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淑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
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
鬱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
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
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
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
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
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民勸民者爲春秋之所

君子慎諸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湏益引荆吳據楚中
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糗鍛兵安爲邊壘
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
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于禮樂之域而不知
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焉行中書省而
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
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
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

如詔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
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余間端
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帟皆視儀度尊豆鍾磬
不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狃而葺歲丁巳五
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
者廢而入於豪華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
者得龜趺于埋中別致貞碑于湖南明善適參政
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
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
作謬掌上帝翰林曷敢涕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

實與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
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
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
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
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
繫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
天弓劍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
崇化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
賢建宮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邈
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小則流

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網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著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進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直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顛顛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未學

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駢駝乃講張聲焉無所入也憎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間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遏吾爾惡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蟄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帛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屏之翰也將自今日

虛室記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歟義宏也

非古而從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闇於
理也嘗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琯參差地中以
宗黃鍾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
而變撥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
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雷族而兩甲
者圻蟄者起回宣脉沐達于無垠入於無際氣即
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衆
峙和則嘘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
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厖雜而
免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

無體塊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
間也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旦
夜一瞑眎也開閉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
也指一草而質焉句于上中甲于地上牙葉枝幹
而華實又生也指一佳而質焉卯也殼也俄而鳥
也鳥復卯而殼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
水也毋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舍日月
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舍火水石土以
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
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

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况於萬古之世
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
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
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
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
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
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
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太初合乎自
然故強居室以名殆將處夫無我也元子曰以天
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

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已而盡廢物理之察察
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若曰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芒乎芴乎歸然而有餘者邪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李君仲淵西蜀省負外郎入為監察御史余別十
五歲相寄文家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
為余言成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
蠶次周所居植竹竹無慮十萬箇構亭竹間覆之
白茅名曰萬竹竹不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
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則泯江之支洪流達海

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羣慮冰釋神情散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思以宣肅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而愛亭甚日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矣君爲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識也嘗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知叔行觀是志尚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大夫之賢又可得矣王子淵司馬長鄉揚子雲以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而名後世殆蜀材之芳華

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弟生關中宦學三川又將老成都焉者得非居其鄉慕其人而襲其茂芳掇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成都自古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十年上之所以耆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令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殷且見斬竹以為捷陞溪以為塚尚亭乎哉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乎時正當感國家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縱觀三輔道漢中以覽全蜀浮江遨吳楚而歸邂逅見仲淵比騎問叔行於蠶茨登萬竹亭質仲淵之

今言然後厠賢兄弟間猶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之
茲為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斯游之能遂與否
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為萬竹亭之嘉話哉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為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
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
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
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
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巉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
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鑄佛像甚夥世

其巖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
透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
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命
僕燃束艾前導初焉若高闊可步未幾俯首焉未
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
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教滿洞
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陋且重以煙遂反聰
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以
出余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
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

身若魚縱爲者始麗脫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既會
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
喜幸生乎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
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動見衆皆病
亦陽懼爲殆其讌於外即舉酒酌宄者人二盃雖
雅不酒必使之酌名曰定心飲余因默憶昔韓文
公登華山窮絕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爲白
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由今觀之則
韓文公之咷猶信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
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壓溺不弔其

爲戒詎止辱身不可忘竊虞嗣至者或不知誤及
此故記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某官某洞之外坐
而宴飲者某官某凡十一人

邵菴記

袁楠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菴廬焉温清之隙則怡
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温密樸質備粹且
深中而虛之若壁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
闔以動止其温燥也揚以舒其清焉其凄厲也隩
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
其靜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以極其榮觀者焉

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
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雷聲遺
形益願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至控伏圍
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
其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
激不隨順其隆污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
菴何如楠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君
之先也峻簡而潔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
以張莫窮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
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俾簡而不倚其取諸

物非鏗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
介其林明烟烟煜煜維道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
本美哉廬乎足以爲永居乎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遠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
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
家先儒以爲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主動必由
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
不得復進夫孔子歿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
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

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脩身為治國
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
聖人之旨其言奧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
見道未明竊以為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
猶為有疵况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
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
可興三代之治劉向以為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
也真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都
郡今景州滹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
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

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 國朝大德初縣人
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曆元年承務郎縣尹呂君思
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
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
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為官僚遊憩之所遂新其
弊仆定為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
落成聿脩祀事舊無縣學呂君又築講堂祠下
為東西兩齋命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
謁孔子廟次則及焉又為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
知所向慕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

進士第補同知遼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蔭
之命清勤無私臨事明決訟十年不絕者諄諭以
理輒兩已之子愛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感懷
惠境內大治安陵道士以父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
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
免後數日乃雨其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康訪
君昔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為作董
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
廣濟廟記
膺之土平原膺膺爰有哲人方道傳千古道傳千
古方為紀為綱徽猷允塞方嘉言孔彰天既佑我

膺方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方是曰自絕層臺方
巍巍傑閣方翬飛神靈方有託祀事方無遠想高
風方如在期進德方逾勤繼自今方毋忽毋怠

元文類卷第二十九

風

元文類卷第三十
記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放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

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絕於曾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議冥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

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冥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

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
待制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斷必
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執必周正戶牖必䟽達溫清
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斃凡作室之道備
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
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
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
深鄉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
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
僚交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

以寧曷曷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
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
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卻之有待於彌縫
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
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
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
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
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集
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
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

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集記

思學齋記

虞集

子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徃徃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

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間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它日授說於

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知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

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知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侍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

晉書卷九十八 元文類卷三十一
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充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闕而教

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恠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竒巖幽谷徃徃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庫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速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充工

撤而新之凡爲堂三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基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揚椿傅熙宋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斲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

而大槩智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遠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

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九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予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燬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

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栢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基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

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
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
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
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
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
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
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
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
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
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

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
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
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
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
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
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奉
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
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
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
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
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
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
於是作宮學官東南考求當時未冠之盛肖二公
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
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
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
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

其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
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
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異懦無耻異懦者苟
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
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
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
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
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
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
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沒

也垂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侔
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
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
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
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
也邪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頽壞淪
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東拔常出不
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
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屬庶幾少

若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
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
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
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
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歎焉噫
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
懷庶其在此以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尊經堂記

虞集

吳君伯厚之上世受學於陸文安公文安公題其

堂曰經德而爲之記歲久堂不存伯厚之父更築之不敢仍舊名易之曰尊經堂蓋言尊敬奉持夫經德之訓也它日伯厚述其先人之意而求集記之集謝不敏至于再三則爲之記曰昔者嘗聞之人有常尊莫尊於天國有常尊莫尊於君家有常尊莫尊於親是三者尊之不可踰者也而孰知吾之有自尊其尊者蓋有所受之矣故能以眇然稊米之身而與天地參立以贊其功用而代其不及者焉雖其氣欲之感千汨萬變而與上古聖神之所同者終有所不泯亦終不爲禽獸鬼蜮之歸者

良由此耳今具耳目口鼻手足心思之體而忽然易之失其所常尊之者焉其亦不思之甚矣是故夙興夜寐以匪解也靜養動存以無貳也樂行憂違無時而不奉以周旋也生順死寧以終始無違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昔之君子蓋莫不尊之也夫故夫前而千古後而千古億兆之人豈不能以尊此也哉容有所未知也未知則必求諸其先知者焉舍往聖之立言行事奚適矣然而以言乎事則至簡也以言乎言則至微也以億兆衆人之資而欲求往聖

於至微至簡至難也是故即此而反求近思以得之者善學之能事也自此而誦說援引愈詳而愈遠者支離之流弊也故必有脫然真知其可尊而尊之焉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江河同其行寒暑同其信孰得而易之孰得而禦之也哉後之志高材疏者樂其超詣之速而遽忘其反思密察之功槩以一言蔽其學茫茫濩落幾入於狂簡之域而不自反賊害本心反有基於纏繞語言文字者此豈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知天命而不畏者哉故使迂儒曲士指其末而目以異端之歸則

亦無怪其然矣嗚呼必有明識之士出入其間而歷知異同之故流弊之害慨然反而求之有以盡其心體之大而致其用焉天地弗違也思神無間也此豈非振世之豪傑者乎伯厚誠不移於習俗不怵於時尚奉承乃祖乃父之訓而尊其所尊者焉歸乎江山之上搢紳先生必有能爲伯厚言之者延祐元年四月朔記

西山書院記

虞集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

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
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刻
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
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
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常覽
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
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
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
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
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

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
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
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
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
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
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
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
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
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

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撲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知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脩撰承事郎虞集記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後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壙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至程伯淳氏而正邦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尔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

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
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
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
父氏起于曰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
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
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
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
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涼水司馬氏
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

儒者實有在祀之列魏氏之曾公曰魏氏之志也何幸親
神歲禮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父之志也何幸親
位見諸 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
所歷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
之遺教莫之前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
太父實基於吳先立於馬願規為講誦之舍奉詞
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
秋更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
元年八月乙亥
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某官某得侍左右因

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
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交身以求仁審
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
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
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六
言垂範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
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
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所授
受以顯門相尚雖其學久而古人之

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
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
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
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
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
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
於詳傳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謬抵牾之相承
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
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
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

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
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
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
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徹
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
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
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
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于斯
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

後裔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
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久
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
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為記魏氏
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
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
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
山先生云

張氏新塋記

虞集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謚忠宣張公諱文謙字仲謙世爲順德沙河人大
父諱字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
魏國文愍公父諱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
二司上柱國魏國簡懿公皆塋沙河之蓋里公之
子榮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
曰奉議大夫侍儀引進使杲次曰某官昇孫曰承
事郎曹州判官孝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
則曾孫曰某至元二十年三月壬申公薨塋先塋
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

於朝爲大臣不得在鄉里至治元年自陝西以病
歸老數徵用輒謝不赴家居十年購得善地郡城
西八里曰董村掘深六十尺始及泉嘆曰吾親而
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爾矣下得天曆
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遷焉魏國夫人劉氏祔
張氏新塋筆諸此使尋則來京師謁太史集徵文
以識之集嘗觀於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
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自職事
見功業求其悃悞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
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大保劉公秉忠學術通神明

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生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况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頌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

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出於公之所爲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掇其關於國家治教之大者而表之如此云

御史臺記

虞集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

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䟽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拙羣策取善無
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
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群縣各有其職而
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
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
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
弗察遠焉而弗遠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
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
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
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

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

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
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
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
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
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
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
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
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即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
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莫

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
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
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
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
二人至元十四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
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
而監察御史今三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
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
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
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

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
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
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觀農司以農事歸
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
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

...

...

...

...

...

...

...

...



